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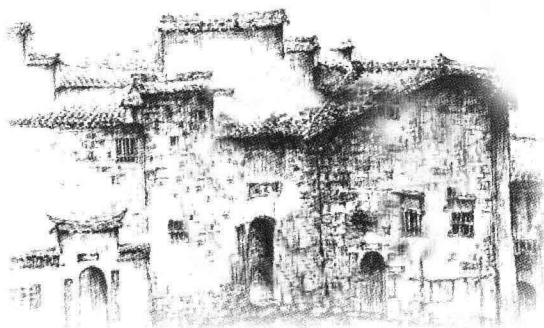
山村记忆

李大量 著

南方出版社

山村记忆

李大量 著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村记忆/李大量著.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501-0005-3

I.①山... II.①李... III.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4236号

山村记忆

李大量 著

责任编辑:	蒋正萌	封面设计:	李达志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	570208
社址: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电话:	(0898) 66160822	传真:	(0898) 66160830
印刷:	合肥永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7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6.00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0551-2671569)



沉重的话题

——代序

李庆生

—

这是当前并不多见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不多见处之一，是作品直面了一个敏感的时间段上的敏感话题，即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那场不堪回首的三年大饥荒；不多见处之二，是作品的内容均为作者亲身经历，是家里事、身边事的亲见亲闻，筋筋绊绊都紧连着作者的血和肉；不多见处之三，这还是一位仕途上的过来人亲自动笔，以手写心之力作。

作为第一个读者，我几乎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读完大量先生的这篇纪实性文稿的。常常是读着读着，就感到心头有点颤动，脊梁有点发麻，嗓子有点苦涩，眼睛有点湿润。这种感觉，在我读杨显惠的同样是写那三年大饥荒的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时有过。相同的题材，尽管从文学性上说，后者的情节、结构、语言较之《山村记忆》，其表现力、感染力都要强许多。但由于《夹边沟记事》的写作素材得之于采访，而作为小说这一体裁的表现手法、情节安排又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与之相比，《山村记忆》的写作素材得之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积淀，其表现手法、情节安排、人物命运全



是生活自身的原生态。所以,从真实性上看,存在“隔”与“不隔”之分,可见,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真实”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比较,没有丝毫贬低《夹边沟记事》意思,我一直认为它是当代文学作品中一部难得的佳作。

二

《山村记忆》所陈述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书稿的第二部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主体部分,也是最具价值的部分。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然而,那年头,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太多太多的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粮食。生存无着,遑论尊严。“人”可以被监视,一举一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可以被管制,只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不准外流,否则会遭到拦截、遣返、批斗;“人”可以被无辜毒打,是死是伤,有谁为你主持公道?小“人”还可以被丢弃街头,或许这一丢弃正好可以给他逃得一条生路。

稍一算账,人非人,不把人当人看待的并不是动物另类,恰恰是人类自身!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作品展示的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山口胡村——鲜花盛开的地方,那里的十八户人家,在这样的凄风苦雨中是怎样败落



凋零的。书中那位不到花甲之年的豁达诙谐的民间顺口溜诗人“小配色”胡泽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是：耕牛死掉了 / 土地抛掉了 / 农具家伙烧掉了 / 儿子媳妇漂掉了 / 人活大了，也不怕了 / 罪受满了，该入土了。作者用这样一个个“落花”的形象，启发人们去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并在更深层次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啊，我们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是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段久已尘封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的形象是用太多太多的森森白骨堆成的；这段历史的教训又是用太多太多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可供后人慢慢地享用。常常翻看，定有所得。不忘饿饭的日子，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避免重蹈饿饭的悲剧。

三

这是一部纪实性的散文。

作者是带着对家乡人民深深的爱、对故土故园苦苦的恋的炽热感情来写这部书的。书中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作者伤心的泪痕，甚至能听到作者的痛苦的呜咽。书，是作者选用的一种形式。他是在用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在用一颗流血流泪的心，对半个世纪前死于饿饭的父老乡亲举行深深的祭奠。



作品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既是生活中的“这一个”,也是艺术上的“这一个”。生活味十足,人物呼之欲出。

能挑一担水稻湿种一路上坡的大力士曹广正;堪称民间艺术家的顺口溜诗人“小配色”胡泽才;光着上身,披着个“四合一”的宝贝,“甩石头上天——舂米”的辫爷;明事理,热心肠,乐于助人,挑豆腐担子走村串户,却又爱说大话的母亲;精于捞鱼摸虾戳鳖钓黄鳝的“鱼鹰”夏老大;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从饿狼嘴里抢回孙女儿的王奶;简单敬神,勤俭持家,“算小账”,抠得紧,最后被剃个阴阳头的陶宗德;腰挂弹棉弓,手握弹花锤,“一生,一生——光蛋”的大扣子胡玉仁;左手礼帽,右手拐杖,长袍拖脚面,镊子拔胡须,“跑江”做生意的“穷讲究”胡志贵;“抬杠、抬杠,一寸不让”,打猎只打冬不打春的“杠子头”胡志富;驼腰弓背,不能干却能指挥,农具保管特精细,偏“不带他玩”的富裕中农驼爷;天花使他变成麻脸瞎子,能说会道使他学会了算命,尚未出道,饿极了便仰头干嚎,发出撕心裂肺声音的来子;一方能人,大难来时,忍痛“摘瓜”,一摘二摘之后,孰料等待着这六口之家的竟是关门绝户!这就是人能不敌命运的二叔……

我们即便是读罢掩卷,书中的那一个个人物形象仍然浮现在眼前。这就是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从艺术风格上看,它不像一般的散文作品那样,沉湎于细腻的情感铺陈、优美的景物描写、绵长的历史感怀、深刻的人生感悟。这部作品,感情流露在人物的命运之中,感怀珍藏于直白的叙



事之外。叙事记人是这部散文的主要内容,人物个性特色鲜明是这部散文的艺术特色。

这部作品的语言特色是平实清爽。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浮躁的苍白的说教,没有曲里拐弯的文字游戏。它只是平平道来,一如谈心对话,清清爽爽。这也算是文如其人了。大量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平实清爽之人。

四

关于文学,且跳开文艺理论家诸多的高深理论不谈,窃以为,文学好像是人以语言为媒介的情感宣泄。当然,情感宣泄并非都是文学。只要我们翻翻文学史,就可以看到一种现象,真正的文学,当属于苦难、穷困潦倒、失意者流。特别是茁壮的文学,决不属于锦衣玉食的大富大贵,决不属于朱漆大门内的厚禄高官,决不属于养尊处优的公子阔少,决不属于专司觅缝钻营的各类暴发户。

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在他们经历了苦难、贫困、失意的磨练之后,在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之后,难以遏止的创作激情,犹如开闸之水,汹涌奔腾,一发而不可止。

大量先生显然属于这种情况。

大量先生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生产。10年务农期间,干过生产队会计、大队干部。后来在仕途上发展,先后在公社、区里、县里



当领导,至于干得如何,笔者自认没有评论的资格。不过,古语说得好:政声人去后,一切当自有公论。

这里,我想说的是,几十年的从政生涯,对于他这样一个从山村里走出来山娃子,在思想水平、能力才干、人情练达诸方面的改变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唯一没变的是镌刻在他的大脑皮层上的生他养他的山口胡村的山水本色,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山口胡村父老乡亲的情感意识。几十年来的干部经历,使得他阅事也丰,阅人也广。不断地经历,不断地总结,不断地积累,使得他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生活的积淀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所以,《山村记忆》作为他的第一部作品,确也出手不凡。

五

《山村记忆》含有村史的性质。

它具备了村史的一些要素,从山口胡村的地理位置、村庄来历到住宅布局、家族兴亡,从务农经验、副业兴衰到经济状况、人口变化,直到行政沿革、环境变迁等等,这些都在作品中有所涉猎。为了说明问题,作者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制作了两种表格作为附件:一是山口胡村在土改、1958年、1960年三个阶段的人口变动情况;二是“大饥荒”中作者本人吃过的野草及食用方法。用心可谓细矣,可谓深矣。

作品的第三部分:晓看红湿处,花重小山村。从文学作品的角



度看,它仅仅是一个光明的尾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其实,山口胡村这种现实的光明是无需赘叙的。因为在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莺歌燕舞;中国的农村,到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但是,如果从村史的角度看,这部分又必不可少,而且似可加强。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尊重作者的考虑吧。

六

我想,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部分年轻人是不会喜欢这一类作品的。哈密瓜自然比苦瓜好吃得多,这并不奇怪。

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常识也告诉我们,文学创作需要生活的体验、生活的积累;文学欣赏同样离不开生活的体验、生活的积累。否则就不能产生共鸣。

现在的年轻人幸运、幸福,早已远离了那些噩梦般的日子。他们生活在蜜糖之中,根本没有饿饭生活的体验,甚至是从心底排斥和嘲笑那些生活的体验,这不能怪他们,谁叫他们赶上了这么好的时代呢。

从饿饭,到温饱,到小康,到富裕,到富豪……这种跨度,既是物质的跨度,也是精神的跨度;既是时代的跨度,也是空间的跨度。这跨度,实在太大太大。不要说年轻人不屑一顾,就是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渐渐淡忘了那些饿饭的日子。



不过,这也没什么。我们不妨在看完电视剧之后,稍微翻一翻这页历史。或许,它能给你某种提示。这也像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哈密瓜好吃自然要吃,苦瓜难吃也还是要吃的。我们可以用“心”去培养和增加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生活积累。

有饭常思饿饭时,也许会减少或阻滞重演过去的故事的几率。——我不知道大量先生有没有这样的创作初衷。

2010年6月2日于石跋河



目 录

春到山口胡,花开十八家

面向东方的村落	5
都有绰号的十八家	11
安贫乐道、辛劳聪睿的村民	20
繁花渐乱迷人眼	25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大辫子的故事	38
小配色也要讲政治	45
不听话,老表也不行	60
山中无大树,茅草亦为尊	73
不死也要脱层皮	79
“鱼鹰”也闯不过粮食关	104

算小帐英年早逝,聋哑女绝境生还	109
闷头闷脑家的公孙三代	118
穷讲究和杠子头	135
大肚胀的儿子,讨饭的娘	142
三麻子叔侄二家过关记	146
驼爷的生前身后及儿子们	153
来去匆匆的胡可来	171
人能不敌命运	180

晓看红湿处,花重小山村

回乡录	214
-----------	-----

附录:

一、相关资料	225
二、摘录材料	231



春到山口胡

花开十八家



我的家乡香泉镇因温泉而得名。温泉流经之处，乡人或围堰成池，或筑室为浴。晨起暮归，可见冉冉水气同袅袅炊烟共妍，山岚与霞光相映。香泉镇也曾叫太子泉、平疴镇、香淋院。这样的名字均源自南北朝时梁太子萧统。萧统因皮肤疥癣所苦，来此地用温泉治疗，在香泉镇留下昭明书院、昭明塔等古迹，直到文革期被毁。

香泉镇北部是一带群山，明人程敏政的《夜渡两关记》，描述了这一带风光。文中写道：“渡后河，见面山隐隐。问从者，云：‘当陟此，乃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过峰后，马入山嘴，峦岫回合，桑田秩秩，凡数村，俨若武陵、仇池，方以为喜。”



我根据记忆画的上世纪60年代初老家情景。溪水边的是“碾老头”。



这里有一个小村子座落在晓山脚下，就是我的老家山口胡村。清朝时称和州北乡香泉镇晓山保一甲。民国时期改和州为和县后称香泉乡晓山保一甲。解放后全称是：皖北区和县乌江区香泉乡智锦行政村山根胡村，当时有 18 户人家，78 口人，180 多亩农田（当地以 120 平方丈为 1 亩）。人民公社初期是安徽和县香泉公社五四大队山口胡生产队，又称五四民兵营五连一排。1958 年至 1959 年和县同含山县合并为和含县。1962 年五四大队一分为三，山口胡村为香泉公社晓山大队管辖的一个生产队，现在是安徽省和县香泉镇晓山行政村山口胡自然村。